

# 凝视残历碑

■胡世宗

占北大营，我东北军将士在不抵抗命令下，忍痛撤退，国难降临，人民奋起抗争。”

碑体的日历残缺不全，上面密布象征战争伤痛的弹孔。累累弹痕又组成隐约可见的骷髅群，那是殉难同胞在日寇铁蹄下呼号呐喊，是对日寇血腥罪行的控诉。

我曾采访过残历碑的设计者——著名雕塑家贺中令。他当年给这座碑起名“残历碑”，是那么准确、那么贴切。1991年，中国画《八女投江》的作者、辽宁省政协委员王盛烈，在辽宁省“两会”上提出为九一八事变建馆的提案被采纳。在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的设计稿中，贺中令的“残历碑”设计方案获得一致好评。最终，碑馆地址选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地——沈阳柳条湖日军炸轨处，距当年日军第一个攻占的东北军北大营仅800米。

采访中，大我8岁的贺中令给我看了他最初的设计草图。他还精心收藏了一张照片，摄于1991年9月18日下午残历碑落成时。残历碑最初设计是采用更为庄重的青石贴面，后因为种种原因改用花岗岩。那天，残历碑落成仪式结束不久，忽然下起雨，淋湿了花岗岩，使碑体所呈现的色彩更加触动人心。他觉得，上天也为中国人民曾经遭受的深重苦难和无所畏惧的奋起抵抗而动容。

无论远看近看，残历碑都像一部打开的大书。在它面前，在厚重的历史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四通八达的铁道线路就在碑馆附近，飞驰列车上的旅客凭窗可望见这座寓意深远的残历碑。

博物馆共设序厅和6个展厅，以大量文物、历史照片及多种现代化展示手段，真实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及对东北进行残酷殖民统治的屈辱历史，生动再现了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屈不挠的抗争。

本庄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赏“满洲事变纪念”装甲车模型，积极参加和组织抗日救国运动的人民教育家向忱用过的提兜，东满游击队用来对付敌人的秘密武器，长约90厘米的拐杖刀……每一件实物、每一幅图片都无声地陈述着烽火记忆。

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宁向我介绍说：“9月3日大阅兵之后，来馆参观人数爆满。在第一展厅，沈阳市皇姑区残疾人协会组织10多位盲人前来参观，大家看不见展板上的图片，却一直静静地听讲解员讲述中国人民抗战的历史故事。还有多所学校的同学们在第四展厅的‘国歌墙’前，高声唱起《义勇军进行曲》，表达纪念抗战胜利的喜悦和对先烈的缅怀之情。”

展厅的出口是一段长长的走廊，地面镶嵌有刻着数字“1931”到“1945”的铜牌。这是14年抗战岁月的凝缩，也是中国人民奔赴光明、走向胜利的历史通道。走出馆区，面对残历碑，我的耳畔仿佛响起震撼心灵的警世钟声。我想到了天安门广场盛大阅兵仪式的主题，那是和平的宣示，那是中华民族最深挚、最强烈的呼唤。此刻，这16个金色的大字就镌刻在博物馆的墙上：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那座如山一般耸立在广场上的残历碑，亦无声地警醒我们勿忘国耻。残历碑主体形如一本翻开的台历，高18米、宽30米、进深11米，由混凝土筑成、花岗岩贴面。残历碑右侧镌刻着令人刻骨铭心的日子：1931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十三秋分。左侧镌刻着碑文：“夜十时许，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遂攻

## 文化视界



烽火青春(中国画)

陈佳慧作

## 红色记忆

乘坐哐当哐当的绿皮火车，经过20多个小时的行驶，我终于来到哈尔滨。第二天一大早，我迫不及待走近见证过中华民族不屈抗争的浩瀚江流——松花江。

晨光熹微，江水呈现的并非沉睡初醒的慵懒，而是战士于静默中擦拭刀锋的肃穆。那粼粼波光，是坠入江底的无数星辰幽幽闪烁的光芒，如历史深处未眠的眼睛。20世纪30年代，音乐家张寒晖创作出《松花江上》。“流浪，流浪”的泣诉，如同裹泪含血的江涛，始终击打我精神的堤岸。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 军旅点滴

老兵有“三件宝”，是当年军营的一句流行语。

我入伍在改革开放后，部队在西藏。那时，部队主要担负守卫边疆、建设边疆和加强自身建设任务，三件“宝物”不仅是实用工具，更承载着老兵们的家国情怀。

第一件宝是“内务板”。作为士兵，整理好内务是必修课。每天早操结束，大家一阵紧张忙碌，努力把床铺铺得平平展展，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把所有物品摆放在一条线上，做到整齐划一。此事看似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

记得当新兵时，我们老是叠不好被子。尤其是被面，怎么压都压不平，叠完后放在铺上，就像一个发酵的大馒头。排长检查时一看，立即沉下脸：“整的啥内务？重新整理！”于是，我们又手忙脚乱地返工。

尽管我们付出不少努力，但内务整理得始终不尽如人意。排长语重心长地说：“整理内务不仅是落实条令的要求，更是对军人作风的锤炼。等新训训练结束到连队后，你们好好向老兵学习。”

老兵们的内务到底啥样，起初我们想象不出来，等分到连队，才明白什么叫差距。别的不讲，单说叠被子——同样是军用棉被，到了老兵们手里，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叠得方方正正、棱角分明，正面侧面见不到一点皱褶。班长是一个有5年军龄的老兵，尽管被子洗

# 站在松花江畔

■李辉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一些游人在堤岸高大的柳树下合唱《松花江上》，歌声如泣如诉，激起我内心的波澜。

我的家乡在河南省扶沟县，抗日名将吉鸿昌将军纪念馆外，仰望吉鸿昌将军的雕像，一种滚烫的情感在心间涌动。在山河破碎的年月，他似一柄锋利的刀，刺向来犯之敌。

山河染血，岂能坐视？当年，吉鸿昌亲笔写下“作官即不许发财”，并将其烧在瓷碗上，分送部属军官，勉励大家廉洁奉公。天地寂寥，大雪纷飞。当他昂然赴死时，那句要行刑者“正面开枪”的话，他用树枝在雪地上写下的绝笔“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至今仍在我的内心激荡。

从中原大地到白山黑水，英雄的赤

诚奔涌不息。抗联将领李兆麟参与创作的《露营之歌》，是朔风与篝火淬炼出的强音：“朔风怒吼，大雪飞扬，征马嘶嘶，冷气侵入夜难眠。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伟志兮，何能消减，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它唱出了抗联将士饱含血泪的呐喊，唱出了民族英雄守护家园的决心，成为鼓舞抗联将士浴血奋战、打击日寇的有力武器。李兆麟曾坚定地说过：“如果我的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起人民的觉悟，我的死也是值得的。”不惧生死，用生命迎接曙光，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是永不褪色的民族记忆。

“作官即不许发财”“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这不正是一个民族历经磨难依然坚不可摧的强大密码吗？一心为民，两袖清风，面对

劲敌，他们都具有宁死不屈的傲骨，滴洒的热血化作刺向敌人的短剑。

江轮敲响汽笛，惊飞一滩鸥鸟，也将我的思绪拉回到充满诗意的松花江岸。防洪胜利纪念碑下写生的学子，正用画笔捕捉江轮驶过的瞬间；街头艺人拉着手风琴，琴声与中央大街飘来的马迭尔冰棍甜香交织；百年滨洲铁路桥如钢铁巨龙卧于江波，美丽的太阳岛似如一幅水墨长卷……历史沉重的胶片，在江水的冲洗下，显影出今日的安宁画卷。曾经的战火悲歌，如今都化成松花江畔鸽子翅膀上闪动的和平光晕。

站在松花江畔，一个历史的回声在激荡：“只要松花江还在流，中国，就不会灭亡！”江水流动的声音，是摇篮曲，也是战鼓；是母亲的低语，也是战士的呐喊——它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每一次呼吸，成为民族基因里深沉、澎湃的脉动。

# 老兵的“三件宝”

■刘励华

得发白，但经他一整理，立刻形如“豆腐块”。

我问班长是怎么做到的，班长向我神秘地眨了眨眼，没有应声。第二天早上整理内务时，他拿出一个“秘密武器”，告诉我：“这叫‘内务板’，有它帮忙，整理内务就容易多了。”

所谓“内务板”，就是整理内务用的小木板。这不是制式装备，而是老兵们的一项“发明”。“内务板”由两块长条木板组成，正面光滑，背面有把手，整理内务时两板合力使用，就能达到神奇效果。

在连队，各班老兵都有“内务板”。通过老兵们传帮带，加上“内务板”的辅助，新兵们的内务水平直线上升。连队还举行内务卫生评比竞赛，哪个班夺得第一名，流动红旗就挂到哪个班。在如火如荼的竞赛中，战士们的条令意识、争先创优意识与日俱增。

背包绳，是老兵的第二件宝。背包绳属战备物资，新兵只有一副，兵龄3年以上的老兵会有两副。老兵们将新的那副用于战备拉练，旧的那副留作他用。

在新兵们看来，背包绳除了打背包和晾衣服外，别的想不出还有啥用途。老兵们就不一样了，在训练、执勤、营建、出差勤务中，他们会把背包绳的作用充分发挥。

20世纪80年代，部队进行边防建设时，连队官兵几乎天天与砖头打交道，有时一天要卸两三轮车砖。砖头又沉又磕手，新兵一次只能搬运三四块，力气大的最多能搬六七块。老兵们的搬运方法很特别：用背包绳背。他们把一

堆砖摞在一起，用背包绳勒住砖堆，两手将绳头紧紧攥在胸前，一趟至少背运20块。见此，新兵们惊得目瞪口呆。

搬运军需物资也如此。连队到团里领取主食，一袋大米50公斤，新兵们一般是一人背一袋，或两人抬一袋，老兵们借助背包绳，一人背两袋。最难搬运的是清油，油桶又圆又滑，两个人抬一桶都感到费劲。老兵们则不然，先用旧报纸包裹桶身，再用背包绳套住桶腰，弯腰起身，一桶油轻轻松松就背回了连队。

站岗执勤，背包绳更是必不可少。有一年，部队拉到海拔4500米的地带驻训，我们连刚好驻扎在山口。夜里，七八级大风不停呼啸，战士们穿着棉大衣站哨，根本就站不稳。见此，老兵拿出背包绳，一头拴在人身上，一头拴在脚下的大石头上，待背包绳绷紧，问题便迎刃而解。

背包绳可单独用，也可连接起来用。尤其在巡逻途中，它可根据需求，连起来当纤绳、溜索、攀登绳使用。有一次巡逻，我们在翻越一座海拔4900米的雪山时，遇到一段陡坡，坡上全是冰雪，又硬又滑，很难攀登。老兵们见状，拿出随身携带的背包绳，连接成一条30多米长的攀登绳，并在绳上挽了多个结。随后，一名有攀崖经验的老兵带着这条长绳爬到坡顶，先固定绳头，再抛下绳子。拉着长绳，官兵们一步步向上攀登，最终顺利地翻过大雪山。

老兵的第三件宝是小铁锹，类似于现在的工兵锹。与工兵锹不同的是，这种小铁锹是老兵们自制的，模样不尽相同。因长期使用，锹头钝亮，有的前面

已磨出一个小月牙。锹把光滑油亮，上面可见老兵的名字。小铁锹的妙处在重量轻、用途广、便于携带。

我们连队是机炮连，重机枪、无后坐力炮等武器使用时要靠三脚架支撑。而在野外条件下，地面往往高低不平，三脚架很难找到平衡点。关键时刻，老兵们二话不说，掏出腰间别着的小铁锹，唰唰唰展开作业，很快将高的地方铲平、低的地方垫高，让武器进入最佳战斗状态。当指挥员一声令下，枪弹、炮弹稳稳地射向目标。

野外施工，小铁锹同样威力无穷。那年修边防公路，我们营承接了一段硬路，官兵们每天都要进行爆破作业。打炮眼时，钢钎打进岩石后会产生很多碎石，因炮眼深很难排出来。怎么办？老兵们急中生智，把小铁锹当成挖石勺，伸进炮眼里去掏。打一炮炮眼掏一会儿碎石，边打边掏，施工进度很快提了上来。

此外，小铁锹在老兵们手中还诞生出多种功能：穿越丛林时，将它当砍刀用，一路披荆斩棘；营建施工，当砖刀用，劈砖拌泥；种菜种花，用它来打窝、下种、除草；野外生存训练，将它洗净，放在火上烤食物、热饭菜。总之，小铁锹就是老兵们的心爱之物、亲密伙伴，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将它带在身边。

“内务板”、背包绳、小铁锹，是我当兵时的“三件宝”。在高原军营，在风雪边防，这三件“宝物”与我们紧密相随，成就了一段光荣岁月。

时代在前进，军队在发展。我相信，在新时代的军营，老兵们同样会有新的、更加锐利的“三件宝”。

## 短笛新韵

### 我在海边吹海风

■刘林青

站在军港码头  
听风带来战舰劈波斩浪的厮杀声  
一场场海战的硝烟滚滚而来  
我不由自主地靠拢脚牌，立正  
向成千上万名英雄敬礼

他们把祖国岛屿背在身上  
抱在怀里，生怕丢了  
我有幸接过钢枪  
请海风吹回誓言

我会把大海上散落的星星  
一天天养大，让它们  
夜也放光，昼也耀眼

### 阳光中的铭记

■蔡宏

钢枪指向苍穹，战鹰刺破夜幕  
我在纪念碑前肃立  
红领巾，在晨风中飘起  
像一簇簇  
燃烧的火焰

纪念馆拉近时空  
还原1937年的枪声

那些奔赴光明的背影  
已经刻进大地的骨骼  
断崖的绝壁记得  
浑河的寒水记得  
草根与棉絮也记得  
长白山的冰雪下  
是怎样的血肉之躯  
在冻土层里，托起一个民族的黎明

此刻，孩子们用清澈的眼神  
凝视一段历史  
和平的阳光照耀大地  
伟大胜利，气壮山河  
铸就不朽丰碑

战舰远航的汽笛声声  
山麓里快乐奔跑的足音  
正把当年的星火  
续写成新的诗章  
而阳光中的铭记  
比所有的誓言更久长



警钟长鸣



薪火永续

蔡星祁篆刻

# 了不起的母亲

■杨仰优

## 一瓣心香

驻训回撤那天，手机刚有信号，母亲的电话就打了进来。她声音里夹着藏不住的高兴，说社区送了“党员之家”牌匾，红底金字挂在堂屋墙上，亮得晃眼。

打小，母亲就是我心里“了不起的人”。没进过学堂，笔杆握不稳，算起账却比谁都准。10多年里，她挑着竹筐走村串户，把山里的茶叶、菌子、薰衣草都变成养家的活钱。父亲常年在外务工，家里全靠她一肩撑着。

上小学时，我最盼母亲那句“娃懂事”。每天放学，我先牵着弟弟挑满水缸，再烧好热水等母亲回家。有一次，我带弟弟去溪边玩，弄丢了他的新布鞋。我吓得一夜没睡，天不亮就把猪圈扫得泛光，柴火码得齐整。母亲回来瞅见了，没打没骂，蹲在灶门前添柴：“每个人都会犯错，犯错不可怕，但是要有担当。”灶火映着她眼角的细纹，她的话刻在了我心里。

那次，母亲刚从地里回来，裤脚沾着泥。我端着温水盆迎上去，弟弟搬来小板凳：“妈，洗脚。”母亲愣了愣，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把脚放进水里，我摸到她脚底的硬茧，应该是挑担子磨的、镰刀划的、石头磕的——原来母亲不是没有疼痛，只是她把它们藏